



白牡丹(国画) 王荻地

文史杂谈

酒与古代诗人

魏咏柏

李白被人称为“酒圣”、“酒仙”。酒成就了李白的豪放不羁、洒脱乐观的诗情和张扬自我的浪漫主义情怀。从他的诗中我们看到了“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自得；看到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洒脱；更有“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的狂放；然而看到的更多的是他与“尔同销万古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压抑和苦闷。关于他的死，还有种种不同的传说，大概都与饮酒有关，其中最富浪漫主义情调的是说他醉后到采石矶的江中捉月落水而死。

欧阳修是妇孺皆知的醉翁，他的醉意人生最值得玩味和推崇。“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间也。”千百年来，他的这句话不知被多少人引用过，也不知蒙骗了多少人。他那篇著名的《醉翁亭记》，从头到尾一直“也”下去，贯穿着一股浓浓的酒气。天乐地乐，山水之乐，皆因为有酒。“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

苏东坡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著名的酒徒。我们从他嗜酒如命和风度潇洒的神态里，可以寻到李白和白居易的影子。他的诗、词以及散文都有浓郁的酒味。“身后台轻，但觉一杯重”。在他看来，功名利禄还不如一杯酒的分量，而且苏轼的许多名篇都是酒之作。“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固然如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他多少借了酒的灵气而流传千古。

陶渊明的诗中有酒，酒中有诗。他的诗篇，与他的饮酒生活同样有名气，为后世歌咏之。他虽然官运不佳，只做过几天彭泽令，便赋“归去来兮”，但当官和饮酒的关系却那么密切：其时衙门有公田，可供酿酒。他下令悉种秫以为酒料，连吃饭的大事都忘记了。还是他夫人力争，才分出一半公田种稻。弃官就无禄，喝酒就成了大问题。然而回到四壁萧然的家，最初使他感到欣喜的是“携幼入室，有酒盈樽”，但以后的日子如何，可就管不着了。

白居易是位大酒徒，每日必饮酒。酒一喝，就诗兴大发，诗歌如流水汨汨而出：“吟诗石上坐，引酒泉边酌。”“独持一杯酒，南亭送残春。半酣忽长歌。”“遇物辄一咏，一咏辄一觞。”“一酌池上酒，数声竹间风。独酌复独吟，不觉月平西。”“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抱箸击盘歌。”“酒引眼前兴，诗留身后名。闲倾三数酌，醉咏十余声。”直到老年时仍然“花时仍爱出，酒后尚能饮”。

散文

一滴泪掉下来要多久

顾晓蕊

那是一个深秋的早晨，我坐车前往山村学校支教。车在九曲十八弯的山路上盘旋，直到日影西斜，来到位于大山深处的一所中学。

看到四面漏风的校舍，我心里一阵酸楚，决意留下来，把梦想的种子播到孩子的心田。事实上，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有个叫李想的孩子，就是让我头疼的学生。

我在讲台上念课文，抬头见他两眼走神，心早飞到爪哇国去了。我大声说：“李想，我刚才读到哪了？”

同桌用胳膊捅了捅他，他这才醒过来，挠挠头说：“读的什么？没听到啊。”班上学生哄堂大笑。

这样的事情反复多次，成绩自然不好了。他还和别人打架，黝黑的脸上挂了彩，问是怎么回事，他不肯说。

有一回，我看到几个孩子围着他挥拳乱打，边打边说：“不信你不哭。”泪水在眼眶里晃，他昂着头，愣是不让它落下来。我大喊道：“为什么打人？”他们撒腿跑了。

我走上前，想说些什么。他看了我一眼，转过身，歪歪斜斜地走了。我心里觉得难过，他到底是怎么了？他的天真哪里去了？

有个周末，我到他家里走访。到那儿一看，我鼻子酸了，破旧的土坯房，屋内光线昏暗。原来，他父母外出打工，家里只有他和爷爷。

“他父母出去多久了？经常回来吗？”我问。老人叹气说：“他爹娘走了五年，很少回来。刚开始那会儿，他想起就来哭，躺地上打滚儿，谁也哄不住。连哭了好几个月，眼泪都流干了……”

校园里再见到他，他仍旧上课走神，我却不敢与他的目光对视。那目光望也望不到底，透着阵阵寒气，充满稚气的脸上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忧郁和漠然。

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听说他的父母回来了，还受了伤。

事情大致是这样：他的父母坐车回家，赶上下雨，山路湿滑，车翻进了沟里。幸好只是些外伤，他们在医院住了几天，包了些药，打车赶回了家。

我想去他家看看，路上，听见村民在议论：“爹娘出去这么久，回来伤成那样，这孩子跟没事人似的。”作为老师，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

走到院里，爷爷正冲他发脾气：“你这孩子，心咋就那么硬呢？看到爹娘遭了罪，连滴眼泪都没流……”话未说完，便听到一声剧烈的咳嗽声。

他倚着门框站着，默不作声。父亲接过话说：“我们出去这些年，他感觉生疏了，这也怨不得孩子。”

母亲走过来，搂着他的肩膀说：“这次出事，我和你爹也想了，以后包片果园，不出去打工了。”李想低下头，一颗亮晶晶的泪珠，滚落了下来。刚开始是小声啜泣，到后来变成了号啕大哭。

我忽然懂得，这些年来他有多孤单，有多悲伤。所谓的坚强，是因为没有一个能让他依靠着哭泣的肩膀。我眼眶全湿，悄悄地离开了。

第二天上午语文课，他坐得直直的，听得很认真。下午是体育课，他跟别的孩子在草地上嘻嘻哈哈地玩闹。金色的阳光洒下来，他的脸上焕发着光彩，整个人都明亮了起来。

他沿着操场奔跑，轻盈得像一阵风。有同学喊：“李想，你的衣服脏了，后面好几道黑印子。”他头也不回地说：“俺娘……会洗的。”“娘”这个字拖得老长，喊得格外响。

我不知道一滴泪掉下来之前，在他心里奔涌了多久。但我明白从现在开始，一个美丽的生命，如含苞待放的花蕾，又变得鲜活生动起来。



船厂新貌(水彩) 池振明

商都钟鼓

欣赏别人就是欣赏自己

郭志安

人人都渴望别人欣赏自己，要别人欣赏自己，你首先得学会欣赏别人，欣赏别人就是欣赏自己。欣赏别人，是理解，是沟通，是信任，是肯定，是激励，是鼓舞！欣赏别人，可以使人扬长避短，健康成长，同时也使别人欣赏自己。

台湾有个叫林清玄的学生，读高二时被记了两次大过，两次小过，留校察看。他的学业和操行都是劣等，多数老师对他很失望，但他的语文老师王雨农却常常把他带到家里吃饭，有事请假时，还让林清玄给同学们上国文课。王老师对他：“我教了50年书，一眼就看出你是个能成大器的学生。”这句欣赏的话让林清玄感动和震撼，他发奋努力，决心不负老师的厚望。后来，林清玄成了台湾、乃至世界著名的文学家。

一天，林清玄路过一家羊肉馆，一个陌生的中年人跑过来热情地跟他打招呼，说起20年前他们会面的情景。当时林清玄在一家报馆做记者写去会新闻，有一天，警察抓到一个小偷，林清玄前去采访。警察介绍，这个小偷犯案千件却是首次被捉，一些被偷的人家，几星期后才才发现失窃。小偷长相斯文、目光锐利，他拍着胸脯

对警察说：“大丈夫敢做敢当，凡是我做的我都承认。”警方拿出一沓失窃案的照片让他辨认，他一看屋子被翻得凌乱的照片，说：“这不是我做的，我的手法没有这么粗。”林清玄心生敬意，写了一篇特稿，欣赏地感慨：“像心思如此细密、手法这么灵巧高明、风格这样突出的小偷，如此专业，斯文又有气魄，真是罕见。如果不做小偷，做任何一行都会有成就吧！”

站在林清玄面前的羊肉馆老板，正是那个小偷。老板诚挚地说：“林先生写的那篇特稿，打破了我生活的盲点，使我做起正当事。”林清玄很是感动，没想到当年几句欣赏小偷的话，竟影响了一个青年的一生，使一个堕落的青年走向光明。

林清玄的经历告诉我们：一句温暖的话可以成为一个人一生的阳光，也可以成为一辈子的黑暗。特别是穷途末路时关怀、呵护和鼓励，有时一句话就是一团燃烧的烈火，能给人温暖，点燃自信，燃亮希望，能让人在黑暗中看到前路的光明，从而使人奋发，积极向上，冲破阴霾，走出困境。

郑州地理

汪庄与汪庄新村

朱永忠

汪庄，位于郑州市区西部、中原区境内的郑州纺织产业园东南隅，东靠郑州西四环，属中原区西流湖街道管辖的一个自然村。

该村村民汪姓居多，故名。该村发展历史约有300多年。据传汪姓先祖系明朝末年由荥阳县汪沟村迁来一户5人，在须水镇北垆荒定居下来，子孙繁衍形成村庄，定村名汪老庄。郭姓村民先祖系清初由荥阳县双楼郭庄迁来一户6人，靠近汪老庄定居，定村名车林寨。杜氏家族系明末从大京水村迁来一户3人，魏家从邻村大庄迁来，杜、魏两家靠近汪老庄榆树园定居，定村名榆园汪。由于社会在发展，人口逐年增多，三个村庄连成一体，汪氏家族人口众多，迁来也最早，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只讲汪庄，车林寨、榆园汪村名逐渐被人们遗忘啦。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定村名叫汪庄。

进入2000年之后，政府在须水镇北村建设郑州纺织产业园，汪庄在规划园区内，2008年政府决定汪庄整体拆迁，集中规划建设新村。通过一年多的建设，到2010年4月，20栋多层、125栋连体住宅楼，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的“汪庄新村”竣工，及时分到汪庄337户村民手中。昔日破旧不堪的旧瓦房，“脏、乱、差”的街道环境，现在变成了一幢幢洋气、新颖的楼房，到处呈现出绿树成行，建筑小品点缀其间，三季有花、四季常青，幽雅整洁的花园环境。村民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兴高采烈地搬进了新居，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

新书架

《鱼肠剑》

郑甜

主要讲述了三个中文系的女博士——孟繁、吕蓓卡和齐鲁，心思缜密的孟繁是为了追随老公而来读博的；风情万种的吕蓓卡沦落为博士，完全是学校逼良为娼；无姿无色的齐鲁读博基本是性格使然。表面上三个女人的关系波澜不惊，暗地却是波涛汹涌。汹涌其实是在孟繁和吕蓓卡之间，或者说，在孟繁的老公孙东坡和吕蓓卡之间。孙东坡为了在学术上有更好的发展，想调进吕蓓卡所在的那所大学。两个男女在调动的旗帜下，开始了十分暧昧的交往。这事儿打一开始，孟繁就是知情且默许的，且在一边冷眼旁观吕蓓卡的长袖之舞。孙东坡果然去了那所更好的大学。为了一笔很可观的安家费，他们需要假离婚。心思缜密的孟繁，也密一疏，真和孙东坡假离婚了。这一离，假戏就成真了。孙东坡和吕蓓卡成了夫妻。不过，这样的夫妻总是难以持久。而齐鲁，在虚拟的黑暗世界里和墨墨缠一年多之后，依然陷入暗无天日的情欲里。三个女博士都是学者，但更是剑客，一个个把自己的鱼肠剑舞得天花乱坠，舞得风生水起。很热闹，很繁华。但繁华与热闹过后，也还是个万籁俱静。

博古斋

古代的湿度计

陈永坤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大气湿度的变化早就有了相当的感性认识。唐黄子发著的《相雨书》里便有“壁上自然生水者，天将大雨”，“石上津润出液，将雨数日”等记载。西汉时期，人们不但明白了大气温度与下雨的密切关系，还发现了大气湿度的变化会引起各种物体积和形状的变化，而且不同物质组成的物体的变化程度又有所不同。《淮南子·本经训》里说：“风雨之变，可以音律知之。”东汉王充的《论衡》一书中的《变动篇》也说：“琴弦缓”是“天且雨”之验。这些说法是有根据的：天气的晴雨干湿，可使琴弦的长度与张力变化，从而引起了琴弦音调的变化。人们能够有意识地从琴弦的长度变化或通过音调的变化预知天气的晴雨，可说是已经孕育着琴弦式湿度计的基本原理了。

西汉时代，还有一种天平式的湿度计，样子很像天平，一边放羽毛，一旁放炭。《淮南子·说山训》云：“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燥故发轻，湿故发重”。这就是说，如果炭受湿，重量加大，两边就不平衡；如果空气过于干燥，炭变轻，两边也不平衡。这种天平式湿度计是世界上发明最早的。在欧洲，到了15世纪才有人在天平的一端悬挂大量的羊毛，另一端悬挂等量的石头来测量空气的干湿。

乔一成说：我那样想过，求你原谅我南方。

乔老头在一天夜里猝然离世。乔家的儿女们接到了消息，一个赶来了。

二强跨进门的一瞬间觉得有点奇怪，堂屋里这样地安静，二强叫了一声：爸！

三丽立在床脚，呆看着死了的父亲，四美紧紧地挨着她，捏着她的手。

三丽想，他死了吗？那么我现在是一个没有父母的人了。

四美用力地掐着姐姐的手，在她的概念里，老头子是世上这样一个顽固的存在，再可恶再作再没有感情，他终是存在着的。她脑子里是木木的，一时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人是不在了。

不在。

3 葬礼那会儿，南方正在外地出差，一直都忙得不可开交，这次回来，是参加乔老头子骨灰入土仪式的。

乔家的几个儿女商量了，还是将父亲与母亲合葬在一处。

这一天的午饭是在乔家老屋吃的。这堂屋的顶上原本有一块一米见方的玻璃天窗，多少年了，那玻璃被一层足有半寸厚的泥灰给糊得一点光也透不进来。

二强在早两天里架了梯子上去给那天窗换了扇玻璃，滤了一层蜜色的暖阳直照进来，堂屋里一下子亮堂了起来，三丽快活地说：亏你还记得这扇窗，二哥。

一成笑道：他怎么会不记得。小时候，他晚上起来在桌上的纱罩子里偷东吃，不敢开灯，全靠这一扇窗透着的一点星光来照亮。

一屋子的人都笑了。才吃了饭，三丽便推着乔一成，叫他跟南方姐出去逛逛，不是说南方姐的新房子弄好了吗？不去看看吗？

南方与一成沿着街道缓缓地走，南方说，听说你们台里换了新的领导班子？

一成笑说：是。南方说，不必遗憾一成，你不适合那个。

一成忽地起了玩笑的心笑问：为什么？南方也用轻快的玩笑的调子说：你的气场太正。

一成朗声笑起来：这是宋青谷同志的口气。

南方也大笑起来：包谷是位好同志。

一成说，好同志遇上了新问题。前阵日子包谷去教育系统做一专题，准备冲击今年新闻总署的大奖，采访了若干学校，有一天忽被一小学老师收服，如今正在通往二十一世纪新好男人的光明大道上不断前行。

南方笑得直不起腰来，马上打电话给宋青谷以示祝贺，说，加油包谷，做一架爱情天空里的战斗机！

两个人在大街上笑得如同两个孩子。一成忽地说：谢谢你，南方。

秋末初冬，天色暗得早，两个人不知不觉地就走到了秦淮河畔。河水浑浊，带着咸湿气，隔岸有灯光亮起，光亮散落在河面上，在水波荡漾间碎钻一样地闪着。

一成问南方，冷不冷？南方答非所问，说，一成你看这河，治理了这么多年，还是不理想。不过，到底是好得多了。依稀有了当年浆声灯影的韵味了。

一成伸手揽住南方的肩，没有作声。一成，南方又说，总是还有一点光明的东西，值得我们为之挣扎，拼了命似的伸手抓住。

一成与南方紧紧拥抱着。南方轻声说：以后你要有什么事，要记得第一个让我知道。

二强在这一年的年底终于去了东北，说是要把马苏芹带回来过年，跟曹勇一起去。

四美的女儿戚巧巧，被市小红花艺术团录取。

2008年的年头，南方下了百年不遇的大雪。这个城市，一片银白。

第八章 1

2008年开始，乔家的孩子们过了这么些年来最安稳最踏实的一段日子。

四美和戚成钢离婚有一年了，最近有人给四美说了个对象，对方年过五十，儿女都在国外，自己办了一个工厂，专接外单服装和运动鞋的加工，做得相当不错。本人长得也不差，五十多了，背不驼，肚子也没有膨大如鼓，收拾收拾也是像像样的一个男人。他对四美十分满意，四美只一个小女儿，孩子又漂亮又省心，无父母，兄弟们各自有家有工作，无拖累。可是四美见了人家一两次之后，竟然回绝了这门亲。兄弟们颇有点不解，二强开玩笑地说：大款哎，是开玩笑的吗？一套别墅在郊区，出门就是小汽车，想买什么好衣服也不用算计来算计去，眼睛眨都不眨就买了。

连载

二人于慈恩寺山门下马，早见岑参、薛据、储光义引颈相望。诸人相见，互道契阔之情。尤其是岑参见到杜甫，更是激动不已。“子美赋文华美，豪宕飘逸。奋迅洒脱，人莫及也！要不多久，必得青紫！”

“求食之作，惭愧于心。参军厚爱余文，感恩满怀。”杜甫笑道，“数日前，高仙芝将军凯旋，入兴庆宫接受皇上封赐，旌旗猎猎，鼓声阵阵，何等壮观，何等荣耀！尤其高将军胯下那匹能征惯战，矫如游龙之青骢马，实乃罕见！参军为人严正，文韬武略，必为高将军麾下之青骢马也！”

“青骢马乃汗血宝驹！跋山涉水如履平地，纵横万里如风似电！若若无此马，何来战功？”岑参接话，亦赞道：“连皇上亦喜此马，封此马享五品之俸，养于后宫。高将军此行入宫，借机献上此马。”

“五品之俸！”杜甫闻言，目瞪口呆！高适却不在意，漫不经心插言，“若此，必老死于户牖之下矣！”

岑参不知此言已刺痛杜甫心中痛处，又道：“子美自幼喜欢骏马，赋诗一首，若何？”

杜甫心潮起伏难平。一边随诸人登高，一边吟出《高都护青骢行》。

岑参闻诗，略已品味，已知诗中之意。口中复诵“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道”，心中荡起一丝苦涩……

杜甫与岑参只聊把话，早已落后于高适、薛据、储光义身后，不由加快脚步。

诸人登上大雁塔，鱼贯穿过拱券门洞，凭栏远眺：骊山叠翠，山峦相逐，宛如波涛；曲江多姿，池水荡漾，东市拐角处，有数个郎中手足不敏，未待收起药摊儿，便被一群差役哄抢精光。杜甫无奈摇头，只好牵驴穿过拥挤的街口，返回家中。

长安连绵秋雨，关内颗粒不收，四处汪洋。杜甫坐在风雨飘摇的屋内，怅望苍天，竟而病卧不起。然家中早已无米可炊，甚至，妻子已以春日所采草药根茎为食，勉强维持生活。杜甫不敢卧病，无奈踉跄起身，踩着长安泥污，于寒风中思虑良久，长叹一声，便向城西南从任杜家去。

从任远见长辈而来，躲不及，只好借杜甫于共食。从任面带不悦之色，手持水桶打水淘米之时，故作忤意，将井水用力泼洒。杜甫含着泪，哭泣而去。一路之上，想起世态炎凉，而悲沁骨髓，呜咽而歌《贫交行》。

10



诗圣杜甫 程韬光 著